



王度庐评传

王度庐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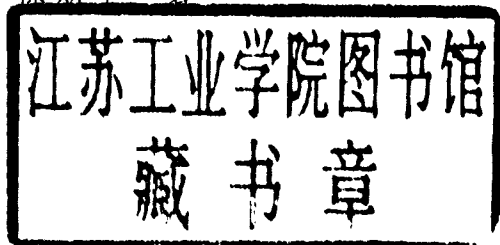
◆ 徐斯年 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王度庐评传

徐斯年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度庐评传/徐斯年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1090-535-X

I. 王… II. 徐… III. 王度庐—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362 号

王度庐评传

徐斯年 著

责任编辑 金振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 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 212300)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4 字数 287 千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535-X/K · 13(课) 定价: 18.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往事如烟(代序)

李丹荃

徐斯年教授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庐(霄羽)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那时,徐斯年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学生。以后我们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想不到的是,他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霄羽虽然写了几十部小说,并且至今仍有许多读者,但他生前并没有太看重自己写的东西。后来他有了固定的工作,就封笔不写了。不料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在华人聚居的地方,时有他的作品再版或在报刊连载(当然,盗版、抄袭者也有,还有随便改编出版的,有的甚至不署原著者名)。霄羽是个性格内向的文弱书生,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他善良,有同情心,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故土,这可能也是许多读者喜爱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霄羽的作品多写于五六十年前。那时我们寄居在亲戚家中,他很希望能找到一个谋生的工作。一次他去街上闲走,回来后对我说遇见了一个北平的熟人,说有一个

刊登连载小说的机会,条件是要写武侠小说。我问他:“你能写吗?”因为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说能写。不久就有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当时这部小说颇受好评,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就以写小说为主要生活来源,“混”了十余年。

他还为写武侠小说临时起了个笔名“度庐”,我问他“度”是什么意思,他说“度”就是“渡”,也许我们靠此能够“混一混”,可以“渡”过这段困苦时期。以后果然如他所料。

霄羽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笔疾书,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所以文字也时有粗糙的地方。那时生活条件不好,用的稿纸就是自己裁成的十六开白纸,他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曾有五六年的时间,他不间断地同时写着两部连载小说,一部武侠,一部言情。现在想来,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写,无底稿,也无资料可查,能使写出的故事有读者,而且前后连贯,绝无矛盾,实在不容易。

那时候他身体瘦弱,有很严重的胃病,除伏案写作外,即卧床休息。他不常外出,不应酬,不管家务,不在乎环境嘈杂、孩子吵闹,对物质生活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他总是很平静,可是却写出了不少热闹的故事;他平时话很少,却也塑造出了不少伶牙俐齿的人物。所以我总想,在他称病卧床的时候,在他看似“魂不守舍”的时候,他可

能是在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而他的思绪已翱翔在他想像的世界之中了。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王度庐的小说,为此我应感谢李安先生和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很难设想,如果霄羽能够知道他写的东西在今天还有人喜爱,他会作何感想。

衷心感谢徐斯年教授,感谢所有喜爱王度庐小说的读者。

目 录

往事如烟(代序)	李丹荃(I)
----------------	----------

困顿与奔波	(1)
-------------	-------

旗下子弟	(1)
------------	-------

艰苦自学	(5)
------------	-------

相濡以沫	(8)
------------	-------

饥驱远游	(11)
------------	--------

海滨“度庐”	(14)
--------------	--------

兄弟青岛话别	(14)
--------------	--------

沙滩上的沉思	(16)
--------------	--------

《河岳游侠传》	(20)
---------------	--------

“鹤—铁五部曲”的诞生	(23)
-------------------	--------

成名之作——《宝剑金钗记》	(23)
---------------------	--------

从《剑气珠光录》到《铁骑银瓶传》	(26)
------------------------	--------

“鹤—铁五部曲”的地位和意义	(37)
----------------------	--------

对仇恨的惩罚——《鹤惊昆仑》	(40)
----------------------	--------

不全无辜的无辜者	(40)
----------------	--------

隐含“否定”的正义性	(42)
------------------	--------

爱情失败了,它又胜利了	(44)
-------------------	--------

挣扎于情义之间——《宝剑金钗》	(48)
悲惨的选择,未尝不崇高	(48)
“这个领域属于心理剧”	(52)
“名士气”及其“矫情”	(58)
“江湖”不讲“理”——《剑气珠光》	(63)
写作策略之瑕疵	(63)
性格逻辑的悖离	(66)
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卧虎藏龙》	(70)
八方受敌的玉娇龙	(70)
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75)
生龙活虎的“闯巷之侠”	(80)
附论电影的二度创作	(85)
亲子情,生死别——《铁骑银瓶》	(87)
“通则浅,隔则深”	(88)
雪山皑皑映悲情	(95)
“左右开弓”的写作生涯	(104)
“霄羽”也在青岛“现身”——《落絮飘香》	(104)
京华月色照愁人——《古城新月》	(107)
风魔了青岛女学生——从《海上虹霞》到《寒梅曲》	(111)
附:王度庐作品连载情况一览表	(116)
揭破“金权”、“男权”话语	(118)
告别“英雄时代”	(119)
超越“父子冲突”	(126)
女性的“男权话语”	(129)
作者的“身影”	(135)

故都沧桑 京华风习	(145)
追寻清朝帝京	(146)
实写民国古城	(151)
故事里的风俗画	(163)
小说中之皮黄声	(181)
附:《落絮飘香》等七部作品中的京剧剧目统计表	(200)
有了名气之后	(203)
“假王度庐”的故事	(203)
青岛生活一斑	(205)
后期作品概况	(211)
诠释野史稗说	(214)
野史纷纭传“八侠”——《雍正与年羹尧》之一	(214)
旧传说的新阐释——《雍正与年羹尧》之二	(222)
别具一格的复仇故事——《紫电青霜》	(228)
鞭笞兵、匪、官、绅——《春秋戟》	(233)
富有象征性的主题——《宝刀飞》	(240)
有关和珅的故事——《金刚王宝剑》	(244)
新鲜笔意的呈现	(253)
喜剧精神——《洛阳豪客》	(253)
新型性格——《风雨双龙剑》	(261)
叙述艺术的演进	(267)
从《绣带银镖》《紫凤镖》《燕市侠伶》说起	(267)
继承传统,汲取新潮	(277)
“京片儿”与“细民声口”	(289)

桃李岂无言	(298)
一所美丽的学校	(298)
语文组的“活字典”	(300)
狷者有所不为	(303)
慈爱的父亲	(305)
大树下的恬然	(306)
静悄悄的诀别	(309)
青史应留名	(313)
“雅”、“俗”与“通俗”	(313)
成见应该破除	(317)
不可或缺的“过程”	(322)
主要参考文献	(326)
王度庐作品连载文本原件选录	(334)
后记	(345)

困顿与奔波

宣统元年(1909),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登基。

就在这一年的旧历七月二十九日,北京一户姓王的下层旗人家庭添了一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他就是王度庐。鉴于“度庐”是他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才开始启用的笔名,所以这里我们仍称他“霄羽”。

旗下子弟

王霄羽的家位于“后门里”。后来,他在社会言情小说《古城新月》中曾写到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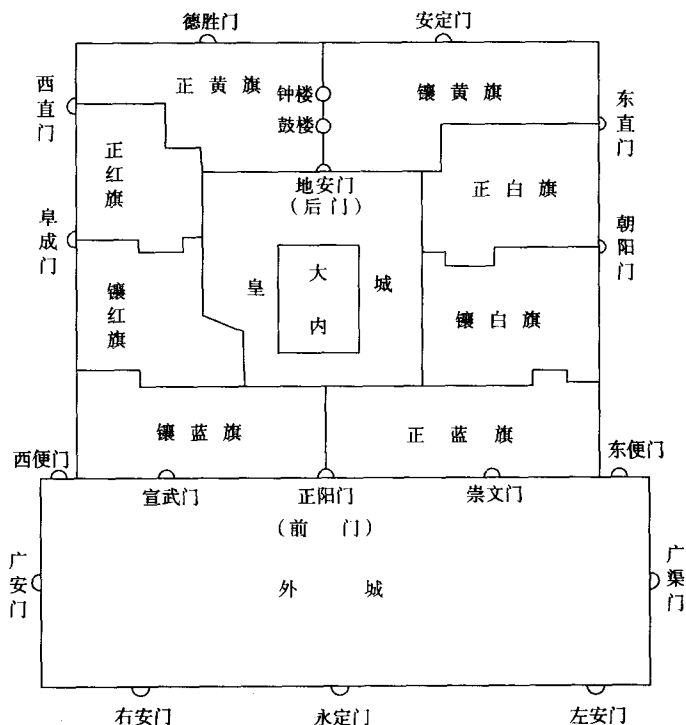
……三个人穿着小胡同走,直走到西单牌楼才上了电车,到了太平仓又换车,就一直到了后门……下了车,张大爷在前,就带着她们往后门里走去。一进后门就望见眼前高高的景山,树木丛生,染遍秋色……像一幅极好的油画似的。^①

这个地名又曾出现在他的侠情代表作《卧虎藏龙》中:被耿六娘和玉娇龙收买来负责监视刘泰保的“丐头”长虫小二,即“驻节”于后门里的桂家祠堂。在另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虞美人》中,他又把女主人公虞婉兰的住处安排在“后门里纳福胡同”。

^① 《古城新月》,第11页,励力出版社1949年版·上海。

“后门”是“老北京”对地安门的俗称，“后门里”的“里”字是“里面”之“里”——它位于地安门内，大概在景山东北部、今地安门东大街一带（地安门外至今仍有“后门桥”这一地名）。确定这一方位，对于了解王霄羽的家庭背景十分重要。

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即将内城居民迁往外城，所腾出的地区则由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分驻，各旗驻地划分明确，绝不混淆。其界址如下：



德胜门内—正黄旗；

安定门内—镶黄旗；

东直门内—正白旗；

朝阳门内—镶白旗；
西直门内—正红旗；
阜成门内—镶红旗；
崇文门内—正蓝旗；
宣武门内—镶蓝旗。^①

根据上述界址和“后门里”的方位，可以推测王霄羽的祖辈极可能属于镶黄旗。此乃“上三旗”之一，其中包括一部分隶属于内务府而由汉人入旗的，称为“皇包衣旗”，即皇室的奴仆，担任宫中各种勤务。王霄羽的父亲，恰恰就是“在清朝管理宫廷车轿的机关里当小职员”^②的。这个“管理宫廷车轿的机关”很可能就是隶属于内务府的“上驷院”，有机构在地安门大街西部。《宝剑金钗》中写德甯峰出差，就是向上驷院借的马匹。

清代旗人皆享受“俸禄”。“俸”为按月发放的银两，“禄”为按季发放的米粮，凡男丁皆得享受。这是他们作为统治民族而获得的特权，被称为“铁杆庄稼”。但是，到了清末，由于丁口猛增，贫富两极分化剧烈，加以朝廷财政日益枯竭，所以“俸禄”一减再减。有资料表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后，一名普通旗丁每月俸银已经降为一两，下层旗人家庭生计日蹙。

当时，北京西郊香山一带旗人中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
骑白马，跨腰刀。
腰刀快，剥白菜，
白菜老，剥皮袄，

① 参见余钊：《北京旧事》，第558—559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李登科：《北京导游基础》，第5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版·北京。

② 摘自王度庐手写的一份简历。按，关于“上驷院”，徐珂所编《清稗类钞》第三册“内务府”条第1330页有详细记载。其官署原在紫禁城内。

皮袄厚，剥羊肉，
羊肉肥，剥毛贼。

光着脚丫儿上八旗，
没马褂，干着急，
当了裤子买炕席，
豆汁饭就萝卜皮，
看你着急不着急。^①

这首歌谣描写的固然是“健锐营”兵丁的贫困状况，但由一斑可知全豹。据统计，到了民国初期，“上三旗失业者，‘无衣御寒，无米下炊之户’，占十之七、八，近十余万户”^②。

恰恰也在王霄羽出生这一年，清廷决定改“旧有摊派兵饷地租之弊”，消除“旗”、“民”界限，八旗制度宣告崩溃。^③ 所以，那一点儿微薄的“俸禄”，王霄羽也丝毫不曾享到。幸而他父亲供职的机构，直至“辛亥革命后”依然保存，“所以还发部分薪金”。^④ 当时全家共计六口：除父、母和一位比他大十来岁的姐姐葆贞之外，还有一位未嫁的姑母、一位叔祖父和他们同住。单靠父亲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民国五年（1916），王霄羽的父亲不幸病故，遗腹的弟弟葆瑞（字探骊）出生。虽然仍是六口人，却倒了一根顶梁柱，他们一家于是真正沦为前面所说的极其贫困的旗人家庭之一。幸有母亲替人帮工，缝补浆洗；姐姐手巧，也能帮人做绣活儿、钉纽扣；叔祖父则摆小摊，卖点儿花生、糖果，尚可勉强度日。

① 余钊：《北京旧事》，第561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② 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343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北京。

③ 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340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北京。

④ 摘自王度庐手写的一份简历。

这样的家庭,绝对经不起突然事故。王霄羽九岁那年,姐弟三人相继患上传染病。他昏迷数日后醒来,只见房内完全变样:地上的桌子和炕上的被柜全没有了,器具什物也所剩无几。家徒四壁,慈母啜泣——为了给孩子们治病,她把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变卖掉了!

尽管贫穷,母亲还是支撑着让王霄羽读完旧制高等小学。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五岁的王霄羽高小毕业。其间,大约十二三岁时,家里曾送他到眼镜铺当学徒。原以为活儿较轻,三年出师成为正式伙计后,每月总能挣出自己的一份饭钱。不料掌柜的嫌他瘦小,又笨手笨脚,干了几天,就打发他回家了。还曾替一个小军官当听差,试工三天,也嫌他半日生不着一个煤炉,给了几个铜板就叫他卷铺盖。后来,王霄羽在《古城新月》《落絮飘香》等小说里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及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景况,写及贫民青年求生之难,其感受首先来自少年时代。

艰苦自学

读小学时,有位姓李的老师,见霄羽好学而且热爱艺文,经常借给他书籍,并且教他音律和诗词格律。毕业之后,王霄羽的家境已不允许他继续正规学业,他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先凭藉公共图书馆,开始了自学生涯。

民国十六年(1927)前,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在王霄羽家东北部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步行大约需走十几里,路途颇远。民国十七年(1928),该馆迁至中南海居仁堂;民国二十年(1931),又迁往北海:这两处均离王家较近。当时,京师图书馆还在午门设有一个分馆,离王家也较近。另有通俗图书馆,在宣武门外,很远,从王家步行前往,是很费时间的;当时这个图书馆所藏新版图书比较完备,但不外借。又据李丹荃女士回忆,鼓楼上还设有一个“民众图书阅览室”,离王家最近——这里书不会多,但阅读

一般报刊却是最方便的(《古城新月》中曾写到鼓楼上的“通俗民众教育馆”,该阅览室当属此馆)。

鲁迅在其小说《伤逝》中,曾用第一人称写到贫困青年冬季在图书馆里阅读时的感受:

……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览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①

上面所说的那些图书馆,应该是王霄羽经常前往的地方——特别是民国十九年(1930)前,他大概去得尤其频繁。他的感受,估计也和《伤逝》中那位主人公相仿;不同的是,后者以图书馆为避寒和排遣心灵空虚的处所,王霄羽则以此为汲取知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素质的渊藪,其心态和情绪当更积极、奋发。

王霄羽自学的另一条途径,便是到北京大学旁听。这大概是在图书馆“进修”了一个阶段之后的事。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国十六年(1927)之前,它的校长一直由蔡元培先生担任。蔡校长宽容而自由的学术态度和办学方针,使北大得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②。这种宽容和自由,至今仍是北大的校风。它在当时的表现之一,便是“开放课堂”:不仅各系学生可以交互听课,而且非北大学生也可自由地到北大来听课。中国不少现代作家都曾通过这条途径接受过北大的熏陶,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小说家柔石。(王霄羽小说《落絮飘香》里的男主人公秦朴,也是“海淀”某大学的一个旁听生。)

① 《鲁迅全集》卷二,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

② 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卷三,第158页。

那时,北大一院就在沙滩,离王霄羽家也很近,而一院正是文科各系上课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听过谁的什么课,也不知道他在图书馆究竟看了哪些书;然而,从他后来所撰社会言情题材小说反映出的外国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修养,以及他在侠情、侠义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他在这两条自学途径上,确乎得益匪浅。

到图书馆里阅览是“无须买票”的;王霄羽到北大旁听时,也不必办什么手续——即使要办什么手续,也难不倒那些求知心切的穷青年:民国十四年(1925),冯雪峰就是用潘漠华的入学证“混”进去,冒充“正规生”听课的。然而,对于王霄羽来说,这几年的“嚼咕”(北京话:饭食也),总不能再依赖辛勤劳苦的母亲、姐姐和叔祖父了,所以他必须“勤工俭学”。从十六七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

因为投稿,霄羽认识了一位宋心灯先生。宋先生办着一份《小小日报》,见王霄羽文笔颇佳,为人诚实,就聘他担任该报编辑。由于报社极小,霄羽既要编副刊,还要写评论和连载小说;晚上则须等新闻稿到了以后,赶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也是他……所以,实际上他既是“主编”,又兼校对,每天起码要忙到半夜以后。其时是民国二十年(1931)。

《小小日报》日出一张,除新闻外多登体育消息。这一时期,王霄羽在此报和其他报纸陆续连载的,主要是侦探小说,我们知道的有《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浮白快》《半瓶香水》《黄色粉笔》《两件奇案》《红绫枕》等,篇幅都不长,署名均作“霄羽”;其中有些出过单行本,我们见到的只有《红绫枕》一种。他也为《小小日报》的副页写些短评,署名则是“柳今”。

王霄羽的侦探小说均仿《福尔摩斯探案》,以“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为贯穿人物,诸案形成系列。这些作品虽然影响不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却不仅标志着霄羽创作生涯的开始,而且